

易

內

傳

易內傳卷之八

下經

豐


離下
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豐外感而中不足亨中即有可憂而豐主柔闇徒懼禍而不知弭患故諭以勿憂而勉之盡持盈之道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明則能見大動則能舉大曰明以動故豐見致豐之甚難後人無狃強盛而忘所自至於恃勢而驕也

人心易盈。物力易竭。前人以可大之功致大。後人以好大之心處大。尚大者已與豐大之實殊矣。夫外競功利。則內失清明。而無以照天下。故保豐之道在乎養其清心而已。朱子謂虛明應物之地。天理不可不純。人欲不可不淨。故王心能照天下。自有兢業不敢騁之意。天地甚大。天地之心甚小。故日月有盈虧。而終古此照臨。鬼神有屈伸。而終古此靈爽。由二老以小心持之也。君子之照天下。亦法天地之心而已。氣化不能使無消息。而心恒存日中之照。則酌盈濟虛之權在我。而理可以制數也。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豐之時國家狃於強盛防維不密宵小得以乘間肆
奸訟獄滋多故必以電之明折獄無使其舞深文以
遁情以雷之動致刑無使其通權貴以撓法然用明
動在斷獄之時所以養明動者在平時主德日飭則
庶績咸熙而威照行於中外矣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象曰雖旬无咎過
旬災也

有與人同功之意則敵可為主有自擅其長之意則
配反為仇念慮公私之間成敗之幾也夫初之明四
之動兩剛不相下矣而其才可相為用初曰遇配主
四曰遇夷主是以其才相為用而同心任天下之事

也當豐之時道在持盈而同德相應有與人同功之意無矜勝自為之私故曰雖旬无咎按旬為數之一周天道十年一變極千萬億皆以旬紀數適盈則盛過盈則虧過旬之忌豐時之君臣皆宜知之而著於初者凡事制之在始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豐之時安樂在目前而禍患在數年之後二之明能見其機而五暗主也驟與之言適取疑耳惟積誠自靖俟其感孚然後隨事啟發有以信吾言也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 象曰豐其沛

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沛之蔽甚於節矣三位高責重而道不能行於上右肱之折五折之也不咎三而三之心彌感矣豐時不宜以尚大為事而以持盈圖久為大事主方好大宜其以思患預防之策為迂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古亦有君闇於上而其臣和衷協力內獎外弭故政修而民自安初四之相遇其係於豐也豈淺哉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五以柔闇處震之中本無震動之才徒有好大之志

然能引賢自輔則有以匡其不逮而致慶譽矣。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闕其無人三歲不覲凶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闕其戶闕其無人自藏也

上與五俱震體尚大然五居震中動而不迫故可引
以為善之路上居震極動而不馴故不能反於清明
之體豐屋曰天際翔聞無人曰自藏可見好大者不
大予智者不智照天下不在乎自矜其才也

旅  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

諸侯越在他邦公子出亡卿大夫出奔是寓旅也命
使聘問游宦往來是賓旅也轉貨貿遷是商旅也人

當旅時皇皇無安處敢奢求乎曰小亨旅人之分宜然也而不可不自盡其道不貪不競進退以禮斯克自全而得志矣孔子游歷諸邦所主不苟陳蔡匡桓之厄絃誦不~~衰~~^衰是為千古上旅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旅以艮為內卦見隨處而止所也君子所值之境無定而所止之理有定旅之時所值無定境也於無定之時不離有定之理故以艮止為內體而動常得其所貞也旅者依人之事故尚柔順止與明則所以善其柔順者也順乎剛者必才力有為之人而後能解

紛難濟孤羈也。止者柔之節制，惟節制乃能安分。明者柔而精詳，惟精詳乃可應變。人之僑處不一，猶八卦之相盪，屢遷不居，有變通隨時之義焉。故明於易道之與時偕行，斯明於旅時之義。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山下之火，明在內而尚止，故為賁。山上之火，明在外而主行，故為旅。旅之獄，屬在踈遠，間關辛苦，寡援無助，所恃者聽斷之公平而已。故必明慎，而後舞文者不能為蔽，抑必不留獄，而後待決者不困於羈淹。明允之德，柔遠之道也。明慎者仁之清，所以悉遠人之情，不留者義之斷，所以安遠人之身。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非有才識度量無以處旅。初居艮下山隈勢感既難自立而柔性卑陋碌碌於寵利之謀曰斯其所取災求榮得辱不能自裁以義宜其躓也。吁此少伯所以死於千金而陳公子辭卿位以免戾也。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當旅時必有以安其身而後依止定必有以資其身而後進退裕且寡親之境所與共安危者童僕也童僕而不可恃則無一可恃矣童僕而不吾孚則無人可孚矣惟吾貞而以誠待人故人亦以誠報我而得

其貞。按得童僕當為句。貞又為句。貞者。總上文言其皆正而非苟也。見君子流離顛沛。不失其常。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二柔中而即次。三過剛而焚次。甚矣旅之宜柔順而忌剛躁也。羈孤寓跡。他人以我為旅。惟童僕以我為主。主我者而旅視之。是以所惡於他人之我加者。加諸一體之人。不怨甚矣。不智甚矣。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衆人遷弗能良。君子隨地自裕。旅得資斧。人之所快。

非君子所快也。蓋人之旅，志在安身。君子之旅，志在行道。孔子旅衛，公養之粟六萬。孟子旅齊，客卿之祿十萬。或者以為安之，不知其欲因以行道，志不在資斧也。重耳懷安於齊，其從者謀與之去，知此義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五得中乎外，其德柔明，有進取之略，翊戴者衆，而居羈旅之時，不無艱阻，故射雉有一矢之亡。然文明順剛，虛心求輔，賢士自不壅於上聞，故曰終以譽命。上逮者，言陽剛之才德，足以上通也。爻言譽命歸美於君，象言上逮歸美於臣，播越中正，賴君臣之孚也。班彪馬援棄隗囂而從光武，其得上逮之意乎。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象曰
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柔順者志艱剛愎者心易夫以易心處易勢且將變
易為難况旅之難而出以易心乎先笑者未有不後
號咷者也用剛自覆他人見之而已不聞至於事
敗身蹙猶歸咎命數之不屈則是終無聞也春秋衛
成邾益戰國楚懷是也

巽三三

巽上
巽下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巽曰小亨度德量力不敢踰分妄覲也然天下無不
可為之事能勵志湛思則亦足以致用而利有攸往

矣。見大人，則所從者正，而善用其巽也。陰柔才鈍，慮其退却，故以利往鼓之，有為虛下善從，患其濫徇，故以見大人正其取資。武人之貞，內巽之善也。利見大人，外巽之善也。

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重巽者，心深入乎事理，而後以其得於心者布諸令，則發言有本，足以入人矣。惟其內巽於心而入理者深，故能外巽乎物而入人者至也。巽用柔而體剛，人主體天德之剛，為沈毅之用，是剛而巽也。其巽非偏曲，而巽乎中正也。故臣民之卑，皆柔而順之，順其

剛之巽也。剛巽乎中正者，剛以柔克，所以善用其剛。乘權主治之巽也。柔順乎剛者，柔以剛克，所以善用其柔。承制從人之巽也。本剛才以用巽，則其功倍於柔。以柔質用巽，則非依於剛，不能有為。故柔之順剛，惟順乎剛中之大人，而體其中正，奉宣巽命。是君與臣交為巽，而因巽乎天下之心也。以巽之理，能深入乎人心也。凡人自矜有餘，則有餘日損為不足。故剛必巽乎中正，而志行能自見不足，則不足漸進為有餘。故柔利於順乎剛。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八節皆有風，獨以配巽者，木火相生，萬物於是乎潔。

齊藉巽風以申達其和氣也。人主欲行事於天下，必先以介。王言有章，和而善入，故象巽風。申命所以行事也。君子平日愛民之心，甚至所行之事，皆以為民。其將行也，必再三告諭，詳示以規畫，而不強人以難從。然後斷然行之，故命出而民信於心，事舉而民莫不順。後世令反所好，口惠無實，或有司奉行不恪，且以擾民，由昧於重巽隨風之義也。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履之三，柔而志剛，故有武人大君之戒。巽之初，柔而居下，故進以武人之貞。蓋強者以柔巽為貞，弱者以

果毅為貞貞無定隨所宜以為濟也故曰天下之動
貞夫一武人之貞謂剛斷也六經言武者多指剛
義後世不講其義但以兵武為武宜其判文武為二
也志以帥氣識以定志志疑者識未定而中無主也
志治者定其識而中主不亂充其氣而臨幾不餒也
內外交治故可以舉天下之事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象曰紛若之吉
得中也

人臣不徒在卑順而在誠敬誠且敬雖犯顏亦巽道
也否則阿諛容悅陷主不義其為不巽也大矣巽在
牀下不厭其卑而用史巫之紛若者積誠致敬以感

君心也。史巫以言感神，不憚紛若，以申其詞者，出於中心之誠敬也。人臣以誠敬格君，不憚瑣曲，開陳以申其詞，故不以為太甚，而於巽道固得其中也。

九三頻巽吝。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巽之道，為內入、為外順。入於內，乃能順於外。三過剛，未能內入，巽非所巽，故頻而吝。頻復无咎，而頻巽則志窮者，復內求已，故頻無害。巽外親人，則頻屢失。內外真偽之殊也。二之得中，言其德也。惟其中素有誠敬之德也。三之頻，其中竭矣，故曰志窮。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四才弱而乘二三之剛，是僚友分權，舉動不能專斷。

也。然能虛心下人，集思廣益，則不至於相撓，而有以相濟矣。人主之職在論相，大臣之職在薦賢，故大臣之措施能自其才者，其功小；汲引得人者，其功大。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巽之善為沈入，其失為怠慢。善則貞，失則悔。五居上之中，為巽主，當因循之久，弊蠹隱生，而能毅然釐剔，故悔亡而有終。然矯革大事，圖之不審，反滋擾而貽害。故先庚者，丁寧於始，不敢遽也；後庚者，揆度於後，不敢苟也。三日者，致其審也，皆貞道也。二之誠本於得中，五之誠本於正中，蓋正心脩德，先巽其內，以

巽於外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巽體剛用柔遜順者其氣量而沈毅深入其質幹也。上以陽居巽極不能沈毅故無以決斷蓋非失於巽乃失其巽之質也。以巽名卦非卑柔之謂而沈入之謂聖人恐人誤識巽義故一卦中三致意焉。

兌 兌 兌
兌 兌 兌
兌 兌 兌

兌亨利貞

坎水流澤水止惟止故能蘊畜和氣以說萬物道之所以亨也要一本正理以行其利物之事非以情相

邀也。兑少女得坤順之盡氣，盡則恐洩而不凝，故尚貞。有意為和與初和而終弛，皆非貞。非貞則非兑之純氣矣。兑和利貞，亦坤牝利貞之義。

彖曰兑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兑主於說，必兼上下之說，而後和德布於兩間。蓋說者，天人之理相浹洽也，不拂天人之理，乃為相說之至也。凡柔卦必以剛為主，兑非剛在內，則柔媚非柔順矣。利貞者，剛中也。內外交養，剛柔互體，克盡乎天理人情之當然。至於隨處協應，使民而民忘其勞。

犯難而民忘其死，豈非說道之大，有以洽乎人之性情，鼓舞而不自已哉？若稍任智術，雖煦沫小惠，一時動人，久之必背而去矣。齊桓假市信，以賄贈，傾動諸侯，未幾而叛者九國，故無誠正之學，難行說民之道。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兩澤相麗，畜洩互滋，和氣融洽，君子觀於澤而得取益之義焉。取友之益，莫切於講習，不講則義不明，徒講而不習，則虛言無實獲，故講以為習之準，習以踐講之實，如此則德業相成，天理交暢於中矣。

初九和兌吉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兌初之和與同人之于宗均陽為政也說人之事用

柔易流於私故尚剛。人心有私則疑慮紛起以理
不足以鎮乎內也。和則天理流行廓然大公此心毫
無偏私何有疑貳之見。

九二孚兑吉悔亡。象曰孚兑之吉信志也。

二以剛臣事五剛君。又有引兑之交構其間不免蒙

忌惟積誠以格雖孚剝之主亦必動於精誠矣故悔
亡。惟其志可自信即不求信於君而君自信之。

六三來兑凶。象曰來兑之凶位不當也。

隔地相趨曰往近位相就曰來。凡物近而不相得則
凶。三與初二物非其羣近不相得可為小人不度德
而強附人之鑒矣。說存乎道道相得則情自孚三

與皆非道中宜為有道所棄。吁道得則無心而應道失則有情而乖離合之故豈強也哉。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商而未寧遲回審顧得失之幾其可危哉介者辨之明疾者斷之毅能辨又必能斷王子明執政為欽若所撓當幾不法至於每事奉天書以行此失在商而未能介疾也事豈不貴智斷兼優也哉 人臣不以除邊境之害為慶而以祛在廷之奸蠹為慶

九五孚于剝有厲 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孚剝者甚上六也危九五也五以為生我寧知其滋毒哉 每見人主聰察自用者往往為狐鼠所竊弄

可見自恃之召媚也。以德宗之猜察而深信虛祀為忠，知人燭奸，豈不難哉。

上六引兑 象曰上六引兑未光也

說貴乎無心，三之來上之引，皆大背乎無心之義，所謂無心者，虛誠坦易光明也。

渙 三三 坎下 巽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天親大義，入人性情，故假廟實有懷念根本，與天下共追先德之誠，非立廟追崇誇耀一時之虛文也。假廟為萃渙之大本，動之以至性也。涉川為萃渙之大用，服之以權略也。動以性，則道可久；服以略，則業可

大道可久，乃能圖大事故。先以假廟，業可大，乃能濟艱險。故次以涉川。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剛來者，有其才而據形勢，不輕動也。得勢則進取有基，而奸雄不得而撼，不輕動則舉事有漸，而羣醜不得而測。故曰：不窮，柔得位者，四大臣匡輔於上，三重臣馳驅於下，而三能與四同志，無嫌忌之私。故曰：上同。在中言躬修告虔之禮，誠敬有以格祖考，不徒飾故事也。後世有即位行在所，必先祭壇告廟，而以祝冊之詞傳告中外，亦假廟之義。乘者善於御也。

涉川險道也。帆楫少失，且有覆溺之憂。故以才濟世，猶以舟涉水，水能濟舟，亦能覆舟。世變能顯才，尤能困才。夫惟善御舟者，帆楫在握，不失尺寸，故能涉風波如履平地。善御才者，智勇深沈，處紛迫如在暇豫，故能濟艱險而有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亨于帝，立廟。

時事張皇，何暇修明禮樂，而王者事天事親，對越告虔，不敢少緩。仁孝之心，已足令天下人心翕然感動，是萃渙之本也。宋高立廟臨安，苟安一隅，無志進取，其心不可以對天地祖宗矣。

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當渙之初居坎之下。是值發難方新。而地處卑感。自度其才弱勢孤。依強有力者以濟事。可謂善識時務矣。順非獨謂其順乎二。惟能順理與勢。故不自用以僨天下事也。漢耿弇父子頗明此義。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形勢所在，即事幾利害之所關。不速往據之，則奸偽得竊而取之矣。至於失勢而後爭，此昭烈所以展轉於荊益也。項羽不速入關，亦昧此幾。

六三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惟不私己之聚，然後能聚天下之渙。惟不以保身繫念，然後能濟君以濟其身。易以出為往，復其所為。

來。彖傳言剛來，是聚渙者。具英武之才，恢復大業。如少康以夏裔復禹績，光武以宗室恢漢業也。有剛為主，不可無柔以輔之。以六居三外而上，同於四，四以忠勤專聞三與之志，合道同順事剛主，故有成功。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人臣義無私交，有植黨自為之心，則人心益渙，四開誠布公，舉不避仇，罰不蔽親，己不樹私，則朋黨自散矣。小羣既渙，人不各自為心，則皆以君國為心矣。不動聲色而翕聚中外之人心，唐狄文簡近之。上有明黨相傾之僚案，則朝廷之勢散而政敝，下有門戶

其大義示以正軌使不毗於剛柔不入於奇衰此節以正性也夫度數者德行之守故制度數乃可以議德行。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古者賓入屨在戶外故戶庭常行而門庭不常出豈以門戶分出處乎竊謂戶庭門庭隨舉錯文非義所係其異在時位初之時可不出二之時可出 初本塞而兼稱通言通塞一道初非專已守殘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時可出則以出為節二可出不出昧於與時消息之理矣 時之所在理之所在也出入惟理所處是為

知節是謂識時。固守不出。非理所安。是謂失時。孔明之抱膝隆中。不可謂失時。荀彧華歆。不可謂得時。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衆人用家檢。賢人用國檢。聖人用天下檢。三以士夫不能檢身。窮奢縱慾。度數既違。德行亦悖。至於事債身感。嗟何及哉。自貽伊戚。又將誰咎。

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大臣謹守軌度。正身秉節。所以表率百僚也。四居德柔正。天性謙恭。優游於度數德行之中。而無所勉強。斯真能輔中正之主也。徒以為法而守之。中人可勉。以為道而承之。非有道者不能也。周公之孫膚赤。

爲與季文子孟獻子之節儉固自不同。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緣人情以制度而身世並適故曰甘。國奢則救以儉。質極則濟以文皆甘也。甘者謂其爲物性所宜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節之道權人已準常變酌古今乃能通而不窮。若拘古以戾今執常以例變持約已以律人或以尊者用卑者之物皆謂苦節。晏子之豚不掩豆尾生之信於陵之廉皆矯情過當既非以處己亦難以訓俗曰貞凶者所以警固僻之士稱悔亡者所以愧淫侈之夫也。陽性侈大陰性吝嗇節以兌陰制坎陽以嗇節。

侈然必主以五之剛中而後可承以四之柔正上以
衰陰處節極徒務愴嗇以自苦失酌劑之宜是自窮
之道也夫甘苦亦貴度時汾陽謝事而聲妓滿前時
可甘而甘也信國勤王而痛自裁損時當苦而苦也
甘苦當其時皆節也若公孫宏之布被王安石之衣
不澣面不洗則不近人情又不得與苦節者埒矣
先儒以卦爻配日每月五卦乾坤至節一周復以中
孚四卦隱含六十卦之氣者中孚即天地不貳之道
小過艮震為冬春之交造化終始之際也既未濟者
一六二七天地生成之合也夫周於六十復繼以四
卦者見氣數循環不窮不可以方隅形數拘也

中孚 ䷛ 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易卦言有中孚者數矣。此專以中孚名卦者。見孚之足蔽全易也。心無私則中虛。心無偽則中實。心實而能虛。故人相感於天真。雖豚魚可格矣。漢文之致趙佗。光武之服赤眉銅馬。奚足異哉。夫無人不可感。則無險不可濟。故利涉大川。要其所為孚者。衷大道而權時變。非硜硜小諒之行也。故曰利貞。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陰二而虛故柔在內為中虛。陽一而實故剛得中為中實。虛者一物不執。實者萬物皆備也。實而不虛則其實為成見偏執。矜己而戾物。虛而不實則其虛為逃空守寂。滅性而遺物。惟柔內而剛中。故下之說上非面諛。上之巽下非私徇。上下相孚。一言而天下信。一動而天下服。故曰孚乃化邦。信及者。信有以及之也。冥頑之類。豈無知覺。我自極其精誠。雖無知者。可使之有知。宏農之虎可渡河。潮州之鱷能遠徙。其明徵也。以為難化而遂棄之。亦我之信不足以及之耳。乘舟利涉。以其中虛能載也。人之濟變以才。而其用貴虛中無成見。善能任人。乃能隨機應變。處之裕。

如若操舟以御風波而不少沾滯也。利貞者性情也。天道之廓然大虛而無心成化也。人心虛而理實中無不孚孚無非正則與天同其體用矣。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民猶澤也君子風也巽風善入澤上有風是君子以好生之心深入民隱而得其情也以委曲生人之心議獄於未死之前則瀕於死者可生以不忍死人心緩死於定議之後則入於死者猶受一日之生雖受刑者亦孚而感其志矣此中孚所以及豚魚也。初九虞吉有他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不言孚而曰虞是引之從正也。然虞即有他之根未

能直孚而尚在忖度故易至於二三他向也夫邪人易使人信而正人每犯俗疑人之信邪人易固而信君子難堅志未變者幸其始而憂其繼於道心之微防人心也孚之難如此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二五一德相孚都俞吁咈間無非應天化邦之理故略君臣之分而稱父子忘尊卑之體而為我爾其唐虞成周間乎願非強致實惟德一自然願孚中心願者明二五為中孚之極則也若初以疑剛配信柔三以躁兌從固巽德本殊方情由強合非其心願夫

豈能久故乎不以人而以天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

當也

三躁兌喜交寡信之徒也上固巽矜拗必信之士也
志量不同而云得敵特繩於分誼而非其誠心其意
向無常悲笑不時總由天懷莫定自失其神明之宰
也位不當見中孚之在中實實者有定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月幾望言其德望之日隆馬匹亡言其用心之極公
四位望隆重人爭附之而專心君國不徇接納之名
弛忠勤之實所謂公爾忘私也 大臣以人事君豈

有絕友之理。因初剛躁多疑，向正未純，故四不敢護。私友以妨公事，而一以君國為念，有似乎絕之也。王文正薦張師德，有士行而三却其見，杜私謁也。稱寇平仲之忠，而拒使相之求，未幾仍用之，杜私干也。信君信友，兩得之矣。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君臣間徒以功名相取，不由道德之孚，則交難久固。漢唐初勲臣罕有善相終始者，惟其孚未真，故猜嫌易起。兢兢防檢以求全也。二五之有孚，則湯尹之咸有一德，昭烈之魚水相歡也。老子云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攣如之說也。位正當言其孚以天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鶴知夜半鳴於空鷄知天曉鳴於埒皆信也司夜鳴
空之用幽而高司曉鳴埒之用明而卑以用卑者強
為高是自躓矣故二之鶴信為吉而上之鷄信為凶
務異之士負性堅忍行不度於中正如子桑扈之
質而不文是自信過當也左儒觸君而死其友荀息
違嫡庶之分而死其君之子是信人過當也自以為
貞而不協乎天理之正即非人情之安寧能久乎

小過 震上

巽下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
下大吉

小者能安其小。而善用之亦能與大人同功。要在循分守正。宜分曹贊勲。不宜獨膺鉅任。宜因人成事。不宜專己好大。而尤貴乎折節挹損。奉賢才者為政。而小心下之。乃克有成勞。夫陽剛可大事者。且不宜好上人。况小者乎。其在學術。資分本中人以下。惟有循小學之功。漸入聖賢之域。不可躐等躁進也。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小才而妄逞大用。則狂悖之小人。度德知分。善自濟。

其不足亦不失為篤謹之士而可以有用於世小者所以亨也時行者理所適也虛心以順理審於時之可否定所行之機宜乃斟酌以用其所優是不失其貞也柔得中則非徒為懦退蓋二五得震動艮止之中氣得震之中則不動得艮之中則不偏於止剛失位而不中本義以三四並當之按三剛居剛位雖不中不可云失位四以剛居柔乃為剛失其位而不中此宜專指四言之也夫剛非其本體曰失位本體既乖作用自僻以任大事其誤不待言矣故陳平劉文靜善用其小者也丁謂呂惠卿不安於小者也善用其小則小事可附大才以佐大事之成不安於小

則敗小事者。反撓大才而貽大事之害。象飛鳥固
以內實外虛。亦以小禽但能舒翼於尋丈。而不可舉
垂天之翮。蘇氏曰。鳥之音順風而下。不能逆風而上。
故小才而能下人。則內不違己之分。外不違事之理。
故無不順而吉。若好自上。則於己分既逆。於人情物
理無弗逆。故曰上逆而下順。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
乎儉。

日月得陰陽之全體。故光無不屆。風雷分陰陽之氣。
故收發有時。如澤雷地雷。雷之潛也。出地而奮。在天
而大壯。氣之王也。在山上。則震氣之殺也。聲低而威。

小故象小過。行過恭。如孟獻子相襄公。稽首晉君。漢文帝書下南越。明帝詔稱小子。喪過哀。如高柴三年不見齒。子夏除喪而琴不和。用過儉。如季孫妾不衣帛。晏子一裘三十年。是皆自率天性。曲謹自守。雖未合中道。可以免咎。而不失為賢矣。

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小鳥不能冲舉。而強欲高飛。人之才弱智微。而好自尚者似之。以凶者言。以是致凶也。約己自下之人。即偶罹於責。人能揅之。而素知謹慎。事未極壞。尚堪維挽。若師心逞志。旁觀無從進規。極敗猶不思悔。即賢者亦無所施。其轉移。故曰不可如何。

六二過其祖，過其妣，不及其君，過其臣，无咎。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祖陽妣陽，不比三四之剛傲，而上過五柔之謙主，是未敢懦視其君，而少有驕氣，乃為自過其臣節也。臣道不可不及，而君之權不可及，及其君之權，則過乎臣之分矣，分不可踰，而臣道宜盡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三為艮之陽，健而能止，然過止而不知變，處羣小之間，不能深思遠害之道，自以為安，而禍出不測矣。曰過防者，聖人思患之深策，或戕者，聖人慮禍之危情。

也。以不正召禍者，機在常理之內，以正蒙害者，機在常理之外。雖賢者易忽而不察，至於坐受其戕，是弗過防之失也。曰凶如何，為賢者憫，為賢者傲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以震之陽居四之柔，正所謂剛失位而不中，不可大。事者也。夫剛氣不足，不患其不能柔下，而患其過於柔下，故无咎在於弗過遇之，而又必防慮之周。若往則有厲矣，不可不戒也。且過恭非可久之正道也，其當知所變通矣。剛居柔為位不當，其能恭而得在此，其過恭而失亦在此。曰終不可長，此聖人教人審。

中道以救過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二柔恭之臣。若以剛主用之。可資其柔以濟剛。五以柔主用柔臣。以水濟水。則凡事漫無振作。豈能大有功。柔主性非好上。惟其溺於性之所近。但喜柔正之同己。不求剛正之藥己。故病其偏見自任。而曰己上。是謂恭中之傲僻也。漢文晉元不免此。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上處震體之上。震之用在剛。四剛失位。且戒其厲。况

陰柔如上乎才弱而性動不能乎小之分宜其致災
眚也。三過止無震動之才上妄動無艮止之德初
上並象飛鳥皆小之小而不能安其分者也。

既濟 

離下
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濟而曰既已有美將盡之意故宜以貞持之不恃一
時之治必為可久之圖此正也未雨綢繆君臣交儆
耄期不倦有功不矜此正而固也若承平狃安蟲賊
隱蠱而不察倦魔蝕志而莫糾亂端伏矣亂不待發
於外也國紀不飭紛錯無序如亂絲之不理是終亂
生於初吉中也及禍發而求撥亂之術不已晚乎故

智者吉象備著而思防。闇者亂形已見而弗省。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窮也。

小者亨。謂既濟之時。心虛而小。乃能亨也。剛得正。

則奮發而能乾惕。可濟柔之用。柔得正。則遜順而能堅凝。可濟剛之用。剛柔各盡其用。故可以保治也。初吉專取柔中者。離主精明。坎主沈潛。既濟以離為內體。則精明有以濟沈潛。二以柔居離之中。明而不倚於柔也。終止。但知安靜。不知振作。失剛柔並用之道矣。夫動極而靜。靜極而動者。易道之變通不窮也。終止則不能時行。故曰其道窮。既未濟。皆期於終。

此終止。彼不續終。陰不足於始。勁陽不足於末。銳也。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水上下潤，火下上蒸。君子正於相濟之中，而思流竭，燄之患，思之深，故防之豫。極治而為事勢窮迫之慮，弭變而致萬全無弊之謀。此沈幾燭微不息之用也。夫惟思患，乃不致生患，惟預防，自不待救患。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曳輪者，位卑而掣肘也。濡尾者，忘身以求濟也。既濟之初，慮終亂而先防，不避曳掣濡滯之累。此小臣之深心時事者。其溫公之初為臺諫言事時乎。已治防亂，義所宜然。因循則釀亂，躁舉則激亂。初離體而

剛當位。曰義无咎。謂義所當然。事雖未愜。而心無愧。大異於違咎而苟安者也。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二五剛柔正而相應。而五以坎中阻險。二不能與相遇。故有喪茀之戚。然君臣之正。非形勢可終阻。時至自然相得。觀二耿之遇世祖。武侯之應昭烈。豈非時之自至者。曰喪曰得。見濟世不在目前之得失也。

道者君所待以保濟。中道在我。何憂不得君。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上下怠安之日。邊警失備。但以姑息相忍。致徼外漸。

輕中國則不得不震以威武。如高宗值商運中衰，諸侯不朝，鬼方亦乘間猾夏。故高宗用彰撻伐，至於三年而後克之。凡以靖邊寧民，非若漢武之出塞三千里，徒勤遠略也。是以臨幾審慎，勿用小人，恐其輕躁僨事，且恃功而驕橫也。用師三載，兵力與物力俱敝，而不憚為之者，以晏安之餘，奸宄逞志，不大創之，則國家聲靈不振，中外人心日靡，而不軌之徒相望而起。正思患預防之深心也。然聖人專言戒而不言功者，恐人之貪功而競武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四處坎離之交，正明暗易險之界，而入險未深，防患


甚預彌縫罅漏無所不周猶未敢恃為有備無患也夫未濡而用衣袷則漏可塞既濡始用衣袷則不勝塞矣故曰終日戒。事機之適至在能斷而事機之始伏貴能疑惟其能疑所以能無疑。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先天離東坎西五居坎中則西鄰正指本爻非謂二也若云文王與紂之事於卦象卦義殊覺無取蓋五有剛中之才因處強盛之餘聖人慮其有易心而誠未至故言履順而養安不如勵精而保泰實可延其福祚也。時無定順乎時所當為則時在我矣五為

既濟之主時當防患而能脩德為防則真得時矣
上六濡其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才弱而志惰溺於晏安而不知其為鴆毒也屢世艱
難之業壞於一日之偷安而有餘矣

未濟  坎下
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狐性疑能審小狐則輕躁易疑而不能審故以喻浮
躁少年夫濟世當求老成持重之士若少年虛負意
氣始非不銳志有為稍經挫躓即形周張天下事豈
復可為故曰濡其尾无攸利

象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

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剛柔相濟以為用，乃能慎始而勵終。未濟所以終濟者，在於柔得中而與剛應也。才柔易弛，資之以剛，然後堅貞之力足以持重，故得中而善用其柔，乃克有濟。小狐最怯而躁，處坎險可憐之勢，宜其作而旋輟，不堪耐久也。曰不續終，則柔之才詎可獨為哉。夫既濟之剛柔正，故能各盡其用。未濟之剛柔失位而相應，是其本體皆未善，而能互相補劑以善其用，故剛柔相應，未濟可以終濟也。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炎上潤下，各居其方，不能相濟。然就其本體各殊慎。

而辨之正可致補變^變以相成。即剛柔不當而相應之義也。辨物居方。因其本體而調劑之。善為濟者也。所謂分殊而理者也。

初六濡其尾吝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濡尾非勢未能進。失在躁急求濟。蓋小狐之不能審者。夫既濟之初。濡尾無咎。而未濟則吝者。彼陽剛有才而不避艱險。此陰柔無才而輕浮嘗試也。不知極。謂其才既弱。不能量力而進。不知慎重之則也。

九二曳其輪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二居坎中。有心亨之德。然方在險阻。謹慎遲回。待時而動。是非畏怯。而持重以求濟也。正者行思善道。

也。惟其用心謹慎，不偏於剛，故能行正。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坎水大川也。三居坎上，與二同舟共濟，而才德既弱，望岸未到，返棹不能，但宜虛心以聽二，故獨征則凶，共涉則利。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貞，惟其時。或以剛濟為貞，或以柔濟為貞。四剛居柔位，而界坎終離初之會，理亂之所關，正宜以剛濟者也。故示以震動之用，張撻伐以振國威，乃可以戢奸雄，睥睨之志，然或欲速而不能持久，或未可進而速。

於進或不宜退而速於退則足以僨事故必從容審慎有以老敵師而握勝算至於三年有賞始終於震而不少衰震者四之貞也即以剛濟柔之道也高宗北伐曰三年周公東征以三年豈非慮周計遠不敢以苟且圖功乎漢趙充國之制羌庶得持久之道矣六五貞吉元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象曰君子之光其

暉吉也

君道尚剛明而五柔居離中恐其明體滯而不達無以濟險故必傾心以任二資其剛健之才以相濟是即五之貞也如是而發為文治豈非篤實之光輝乎未濟上明下暗五居明得中欲易暗世為光明非有威德日新豈能致功 暉者根心而生色也和順積

中英華發外如日之方中光彩無不被之也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象曰飲酒
濡首亦不知節也

世之將濟固宜優游安養以俟之然所謂安養者不
怠功而妄逞非廢事而貪逸也晉人沈酒清談遺脫
世事所以致神州之陸沈也 可以飲食宴樂於需
者治平之績將奏宜靜不宜動也不可以飲酒濡首
於未濟者戡亂之事方殷宜勞不宜逸也 勞逸動靜
之宜惟有德者能知幾而不爽也 初之濡尾不能
要終也上之濡首終不能成始也未濟為六十四卦

之終。聖人於此兢兢致戒。蓋窮變通久。終始相生。不息之道也。故生生之謂易。既濟下離互坎。未濟之中互既濟。見時變之相為往復。而水火之互藏其宅也。既未濟水火之用水火承先天乾南坤北之位以為用。故坎離終上篇。而既未濟下篇。且既濟六爻俱當位。未濟六爻俱正應。天地之大道也。位正而氣應。後來之功化。於是不窮。故曰物不可窮也。受之以未濟終焉。終而不終也。

易內傳卷之九

繫辭上傳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情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未有易卦，先有易理。卑高動靜，方物形象。天地之示人以自然之易也。方類物羣，固以陰陽判，而陰陽又各以善惡判，非陽皆正而陰皆邪也。成象成形，亦各有陰陽變化，非專謂變屬象，化屬形也。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

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惟天地原有易理故聖人因自然之理為庠盪之法是剛柔自摩八卦自盪也 惟易理具於天地故天地所有皆易中之有而雷霆風雨日月寒暑皆易理鼓潤之運行之也於是人物男女生於其間莫非乾坤之道所變化矣 人身有雷霆風雨焉動入心亨性情之盪闢變化也 人身有日月寒暑焉明晦作息精氣之消息變化也 衆人得其氣賢人得其理聖人則神明其理以運乎氣故與天地合其德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成男成女一節之乾坤形而下之氣也 知始作成全體之乾坤形而上之理也 而氣無非理一節無非全

體。易非與難對。言其無偏頗險曲也。主於理而無所容心。易也。循乎理而行。所無事。簡也。聖人心平氣直。周萬物而自無偏曲。是為乾之易知。聖人志約力厚。曲成萬物而自無紛擾。是為坤之簡能。故乾坤即聖人之體。聖人備乾坤之用。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心不坦直。則反復多端。示人以可疑。惟易故廓然大公之懷。人所共見。而易知。事多紛雜。則先後無緒。予人以莫適。惟簡故秩然有要之程。人可共守。而易從。易知。則天下人皆可同心。易從。則天下人皆可共事。

親可持久，功歸於大，俊偉光明，體用兼至，如是之德，是純亦不已也。如是之業，是大而化之也。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柔靡者艱，至健斯易，剛躁者煩，至順斯簡。聖人作易以明天地之理，用易以配天地之德業，無非此易簡也。作易非無艱險之辭，用易非無煩苦之事，而理則易簡也。夫全天地之心，乃能發明天地之理，用易而有親功久大，以立萬世之型，乃能作易而定之，斷之，摩盪之，以垂萬世之訓。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成位乎中者，所謂以天地之心，贊天地之化也。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者，易簡之理而已。人與天地共此理。

而卑高動靜方物形象。具備於人之身。故天地之易簡。可以開人之功。親德業。而聖人之易簡。可以配天地。配天地者。乃能作易而發天地之蘊。聖人有摩盪之法。而天地之理在聖人矣。則夫雷霆風雨。日月寒暑。成男成女。天地之事。亦聖人之事也。人人具易簡之理。獨聖人全而體之。而作易以示人。俾不失夫易簡之理。故盡天下之理。而成位乎中。故曰人者天地之心。聖人者時人之耳目。

右第一章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觀其象爲時之息位之當而繫吉時消位不當而繫凶。此時位之常也。或有得位苟安。息極防消而吉繫。爲凶。有失位求安。消極趨息而凶繫。爲吉。時位之變也。人事之動而三極之道存其中矣。剛柔變化。循環相生。三極自然之理。聖人特因其理而推之耳。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得失憂虞人事也。而實本諸造化。進退晝夜造化也。而已。統夫人事。知人事與造化無二象。則吉凶悔吝之辭。所與象夫人事者。與天地通矣。剛柔變化。因

造化與人事而生，則卦象即造化人事之象，而因象繫辭，無辭非象矣。柔變剛者陽之伸，為退極而進之象；剛化柔者陰之屈，為進極而退之象。此陰陽對待之進退也。其變而剛，陽進而陰退，聽其化而柔，陰進而陽退，聽此二氣流行之進退也。寒暑通復，一歲之晝夜也。運會乘除，一元之晝夜也。故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三極者，天地人同一太極也。全易止此太極之道，變動周流，無處不有，每爻各具一太極，而合之，仍共為一太極，故於動可以觀極，極者易極，其易不著意見，簡極其簡，無有作為也。書皇極，詩爾極，大學用其極，春秋傳民受天地之中，其義一也。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居安謂君子所以宅心而安止不搖者，無非易中秩然之理，而心具至定之易也。樂玩謂君子所以造心而愛玩不盡者，無非卦爻燦列之旨，而心具變動之易也。然非由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以窮其理，亦安能自得於心也。居時於象辭理會甚深，動時於變占微彰自著。若平日未能用意推求，而動時貿貿然聽諸不可知之數，亦與凡人之卜筮等耳。安能觀玩以神明其用哉。故曰：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也。天地

止是太極之理。極者中也。易簡之體也。先天聖人以象示之。後天聖人以辭明之。示以象者。無言之言也。明以辭者。有言之象也。惟君子能即有言以求無言之旨。從一象而通萬象之幾。太極之妙用。生於一心。而與天爲徒。天祐之而無不利。所自然耳。

右第二章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彖者全象。變指各爻。要之變生而有象。六十四卦皆變之所為。言變皆言象也。一節之變。即全體之變也。象變呈而有言。繫彖爻者。豈能有所增益哉。特發卦

蘊之所當然而已。失得小疵補過，人事之合於象變中者，伏羲因人事而示以象變，非臆造也。吉凶悔吝，无咎，文周觀象變而詳言人事，非臆說也。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辯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聖人於卦爻，既因人事而示之言，則人之動靜可由卦辭而得其準繩，故列之齊之於卦位，辨之於辭，憂於介，震於悔，皆明切示人以用易之準也。蓋欲備觀貴賤大小休咎之途，盡夫吉凶貞勝之變，而後識生力固無遺，而非易道也。吉凶同患之情至矣。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陰陽，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易者至易之理。然不兼險易。不盡至易之用。小險大易。其常也。小大各有險易。其變也。道無險易。世運人心有險易。故辭不得有險易。聖人惟本至一之理。治夫不一之氣。運人心而已。

右第三章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與天地準。易之體。彌能綸天地。易之用。是聖人準而彌綸之。非以易創之也。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始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知其故。知其說。知其情狀者。幽明死生鬼神。莫非陰陽變化之所爲。知之者。乃知其理之所以然。蓋深明乎萬物之本於太極。而非同一術數之推測也。一日間動作語言。皆精氣之聚。其嘿息夢寐。皆魂之游。推而人之少壯至老。人事之得失窮通。皆有其游聚者存也。春秋士夫。好言幽明死生鬼神。然能知其理者。鄭僑而已。僑蓋知天地之道。而德尚未至也。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舊解以仁陽知陰。分知周爲知道濟爲仁。又以樂天爲似天。安土爲似地。俱覺太泥。竊謂知周道濟。是與

天地之知相似也。知明故處當也。旁行樂天。是與天地之行相似也。天理流行於身。無入不自得也。安土敦仁。是與天地之仁相似也。安敦爲愛之體。能愛爲仁之用也。樂天者。心無間於理。知命者。心無疑於數。理統數。陰陽之正也。數不踰理。陰陽之變而正也。樂天即達天。知命即立命。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聖人以其似天地者贊天地之化。則幽明死生鬼神皆在其範圍。曲成通知之中矣。神无方是易之體。易无體是神之用。无方者神之易。无體者易之神。此總

結三節之義。易者天地之道也。幽明死生鬼神皆
天地之變化也。知審也審仁也。命也。天地所以變化之心
也。皆易道也。聖人舉念皆易而知其故。其說其情狀
故知天地者。學問之易也。全體是易。而道濟旁行樂
天敦仁。其體天地者。性情之易也。由是造化在心。範
圍曲成。通知其贊天地者。功效之易也。蓋惟知之。故
能體之。惟體之。故能贊之功。有漸次。而道則一也。是
以易之彌綸天地者。不徒在卦爻。而在聖人之身。

右第四章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
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

子之道鮮矣

理寓於氣故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者氣也。善與性。陰陽之理也。理不離氣而不囿於氣。繼善者。陰陽之理原於天。於穆不已之太極也。成性者。陰陽之理鍾於人。人身性情之太極也。元統天而為善。善生心而為性。本義以繼善屬陽。成性屬陰。似偏。仁知日用。雖各囿於一偏。要為太極之全體。所分界也。此成性之不離乎繼善也。衆人各得陰陽之偏氣。而以氣率理。此率性之道也。君子則會陰陽之全理。而以理帥氣。此脩道之教也。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

矣哉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仁者天地生物之心無時不有至元亨時仁更顯而莫掩用者天地生物之實無時不具至利貞時用自蔽而不洩顯仁為陽蔽用為陰此陰陽之序而不亂顯蔽互根仁用相涵此陰陽之流而不息天地鼓物以氣化實理渾然何有於憂聖人育物以道法因氣節宣即不得不憂矣德體而業用而顯言德蔽言業見內外一致陰陽互宅之妙也 觀富有之謂大業知帝王無無本之勲猷觀日新之謂盛德知聖賢無無用之心學故精一執中與中和位育相表裏

生生之謂易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極數知來

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陰陽不測之謂神

陰陽遞變推衍無窮皆此生理相為循環也故曰生
生 成象非無坤而得資始為多故謂乾效法非無
乾而得資生為多故謂坤此於陰陽之流行見對待
交易之體生生之在氣化者也 本義以占屬陽事
屬陰竊謂極數知來推究陰陽之理也通變者裁度
陰陽之理也事異其變通使之宜潛見惕躍之通於
時質文奢儉之變乎俗皆有乘除相生之理生生之
在人事者也 陰陽有一定之宰故實而著之曰道
陰陽有無定之用故微而傳之曰神神而明之存乎
其人一陰一陽對待之易生生不測流行之易對待

即流行之體。交易含變易之用。造化人事無非是也。首言陰陽為道。終以不測謂神。豈別有神竒哉。道之變化無迹者神也。生生者神之運也。

右第五章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造化無非易理。聖人作易無非天地之造化。故曰廣矣大矣。遠之邇之而皆備。易中實具之體。蘊也。無天地無以見易。無易無以發天地之廣大。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乾動而坤靜其本體也其乘乎氣機以爲用則各有
動靜一而實則靜專而動直二而虛則靜翕而動闢
蓋氣機之變乾坤所爲而乾坤則因氣機為運旋無
心而成化也故風氣之變聖人所爲而聖人實因風
氣為移易因時而變通也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
配至德

六子皆乾坤之用六十四卦皆乾坤之變化易以乾
坤為蘊故廣大配天地變通者易之陰陽遞變若四
時之循環迭運是流行之用也陰陽之義易中之陰
陽各成其義截然若日月之分晝夜是對待之體也

易簡之善所以全對待之體而妙流行之用也

右第六章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莫崇於易聖人以之崇德莫廣於易聖人以之廣業德具於內量局則自封封聖人會易於心陰陽變化之理昭融無間故神超萬物之表而知崇德所以崇也業彰於外功誇則無實聖人體易於身知能易簡之用節文皆準故施切生民之實而禮卑業所以廣也其崇而併幪無外也即高明之覆物也故曰效天其卑而經制莫越也即博厚之載物也故曰法地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天位上而高明者。天之知也。地位下而博厚者。地之禮也。而其中陰陽變化。易之禮行焉。以是理而命於人。為成之之性。亦盡人同之。而惟聖人為能存之。存已之性。所以存天地之性。而與天地同其體用。則道義出於存存之中矣。知崇者。知此道義於心。而存性以天地也。禮卑者。發此道義於事。而盡性以經緯天地也。聖人之內外交養。莫非易理。而聖人之身一天地也。此章見聖人之存性。有以配天地而易之用。始行於天地間也。

右第七章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蹟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蹟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名象萬端皆言太極之理。物宜即太極所分著也。事變殊途不越易簡之德。典禮即易簡所燦陳也。夫誰不見而惟聖人有深見能擬諸形容以立象觀其會通以繫爻其言乎至多而得不得貳之原故不可惡。至變而得不變之宰故不可亂。聖人立象繫爻擬之議之千條萬緒究歸物宜典禮則易道之變化在我。

矣。夫變動不居，周流六虛，易之變化也。而人事之變化具焉。知幾達變，與時偕行，無往非物，則得意而忘象也。無處非典禮，則主靜以制動也。是君子用易之學也。故下文雜舉七爻，示人以擬議之例。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中孚之應，不以時；地間千里，如同室也。不以幽明隔天地，在吾心也。言行皆君子所以孚物者，而舉言之。

善不善以判應違。蓋上所措施，必先議之於朝，則王言者行之本。繫於生民利害匪輕。曰可不慎乎。言立誠在於主敬，不敬未有能言者也。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禹稷救世之心，同顏子閉戶之心，故訐謨定命與括囊同其旨，非言同而心同心之同者，同其理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才雖大，不慎則敗。况才弱者乎。藉茅者，善用其短，善

救其失矣。能慎斯能擬議。故得失不關乎才。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勞功不自居，禮之恭，正其德之盛也。涵養深，矜心自化，所謂德彌高，心愈下也。古大臣不矜不伐，碩膚几几，而武侯惟自居謹慎，原非為保守其位，而致恭即以此成其位，故勞謙為厚之至。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中國氣運古重而不中便有掛誤可免矣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所謂密者敬慎不敗之道與後世陰謀家公私懸殊矣慎密不出蓋以深沈之氣莅幾事之成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治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小人乘君子之器是以盜招盜也於盜何誅故陽貨之竊弓玉三家致之也相伐奪無已則朝廷朋黨之

爭甚於河北賊矣。故弭盜必自正朝廷始。嘗合中孚同人天過謙乾節解之七爻論之。曰志之孚也。通遠邇天地為一室。心之同也。齊出處語默為一道。惟誠與公。何遠不可。然而濟變必以小心。居業必以冲度。慎則才雖鈍無失。恭則功雖高可保。若不能謙以持盈。則亢動而有悔矣。不能慎以圖幾。則不密而害成矣。小人乘君子之器。則寇盜啟攘奪之心矣。君子擬議於此。而持身治世。不已變化生心與。

右第八章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

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河圖自一至十之數分配四時數陰從陽起數陽從陰起見陰陽之互爲其根也 天一而實三五七九皆一之積也地二而虛四六八十皆二之積也然不有三五七九四六八十則一而二之用不全觀於圖而剛柔摩盪之法具矣 相得者天地之相配有合者天地之相成於此可識君臣夫婦之義五十有五者以五綱維夫十亦竒統偶陽君陰之義也五者數之中即氣之中也以中為紀而後五行克運其柄十者數之全即氣之全也以全為體而後五行克周其用

天主變為陽伸地主化為陰屈是天地之分為鬼神也天地之變化各以生數乘權各以成數退謝生者來而伸成者往而屈是天地之相為鬼神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

圖數五十有五著數何以止五十歲其五於五十之內也此聖人之神於衍也天地之五十有五一運之也著之用四十有九亦一主之也一者不一之樞不用者用之本一故神兩故化也圖數含變化故著法之變化象兩象三象四象閏聖人之裁成天地萬化

生於心也。象兩者萬象之統於兩儀者也。觀天察地之道存焉。象三者萬物之理於三才也。參贊位育之任歸焉。而期之日萬物之數已寓於象。兩象三象時閏中矣。竒者餘也。至足故有餘也。天地之理至足故氣有餘。而運造化於無窮。聖人心存天地之理於至足。故力有餘。而敷道化於不已。分二掛一之法與觀象授時相為經緯。總之神於衍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專言乾坤者。二老為諸卦君也。揲有老少。專以老數

言者老統少也。著策以扞竒求卦，不用過揲之策，而此取過揲當期日物數者，無過揲則無竒也。於此見六十四卦之變，皆三百六十萬一千五百二十之餘，而人事之吉凶變動，皆天地變化之餘也。道以有餘於外，見其至足於內也。夫象兩象三象，閔見於著法。當期當萬物見於策數，則是天地之變化鬼神易之著策實有以成之行之也。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四營一變而三變，十八變肇始。全易無窮之變生焉。故不曰成一變，而曰成易。成易成卦，小成即所成變。

化也。小成大成者一定之法。引伸觸長者變通之法。然一定中已含變通之用。引伸如引亢悔之義。而知處盛宜謙。引夕惕之義。而知遇厲必戒。觸類如龍乾類。則凡物之陽皆乾類。牛坤類。則凡物之陰皆坤類。且坤象牝馬。則陰時為陽類。離象牝牛。則明動時與靜順類。姤陽不順象羸豕。壯陽不純象羝羊。不可執方。故盡天下之能事。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以酬酢可與祐神矣。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神德行言易之神妙乎人心也。祐神言人心之神為易所動也。祐神之義精矣。蓋人之趨避由著卦有以

潛祐之使人心若神行其間不特聖賢即愚不肖亦與於斯矣。故易法立而蠢者能靈。塞氣者可通。圖數之變化開著法之先。大衍之變化盡圖數之妙。要皆太極之理流行其間。故曰神之所爲非聖人心中之神不能用數之神也。圖數變化雖分屬天地而各爲賓主。生數居內乘權成數居外爲推。不有推者何以能生。生成變化之中又相變化而其所以然者則太極樞紐其中。即陰陽不測之神也。故曰知變化之道。其知神之所爲。聖人神明在中。妙得天地之變化於心。能以數之神神其法。故能以法之神神乎人。天一二節。易數之原。大衍三節。立筮之法。四營二節。

求卦之法，所謂制而用之謂之法也。引伸二節，用易之法，所謂推而行之謂之通也。末節知變化，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

右第九章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易作於聖人，辭變象占，非聖人有意為之道為之也。故曰：聖人之道，至精至變至神，極言道之妙也。言動制器卜筮，皆日用行道之事，而聖人之辭變象占，皆修道之教也。言動由平時之擬議，卜筮在臨幾之取舍，故各有尚。四者神明默成，固成乎其人，而實聖人

之道爲之地也。動尚變，尚其無定者，而無定中不踰有定之則。制器尚象，尚其有定者，而有定中自得無定之用。

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全易中無非來物，特於問之時始見其知耳。曰遂知，已見無思無爲，感而遂通之意。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參者叅合也，伍如兵家伍兩，言比伍也。參以此物，伍

以合參皆假象言之。形容其詳審比合之意。非謂三數五數也。通變而成天地之文。是造化之在手內。極數而定天下之象。是萬物之在目也。

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擬諸形容。觀其會通。何嘗無思爲。要之自然之理。聖人無容心於其間也。故何思何慮者。人心自然之易理也。無思無爲者。聖心渾然之易理也。通因於感。而所以通實藏於寂然中。惟寂中蘊天下之故。故感而遂通。使頑然一寂。安能肆應不窮。故與外道之寂滅迥殊。无思爲。故曰易无體。寂而感。故曰神无方。惟無

體故無方故曰不測之謂神

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
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
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此之謂也。
氣數幽遠而究得失之端。則極於深。事幾隱微而剖
神明之秘。則研於幾。蓋以聖心之淵微。極研易道之
深幾。故能牖人於未事而無志不通。場人於臨幾而
無務不成。要爲易之至理。一不測之神也。惟神故志
通於頃刻而不疾。而速務成於呼吸而不行。而至所
謂感而遂通也。道無事於思。爲術不勝其推測。終
始言聖人之道者。見其異於術數之學也。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道者開物成務之原易惟冒天下之道故開物成務而聖人以道示人故以通志定業而無所疑

是故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獻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不藏密不能洗心即更之止所隨之晦息也蓋吉凶

貞勝本乎一念之微。聖人自謹其幾。即為天下之吉凶。謹其幾。所以用心至周。而與民患同也。往者已來之吉凶。衆人但知其事。聖人獨究其理。而知來即蔽。往之所推也。知蔽無二心。來往無二道。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聖人無卜筮而知吉凶。而明天察民。假神物以興卜筮者。以前民用也。因著興筮。因龜興卜。於以通志定業。而斷疑。使民咸得與神知之用。蓋同患之情。聖道之大也。退藏是未卜時之齋戒。齋戒是臨事時之洗心。聖心無時不神明。於著龜愈見其神尔。

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乾坤之闔闢變通見為象形為器惟聖人制而用之乃謂之法而聖人既盡其用因使民皆得利其出入則其神之有以周乎世而無遺也是妙萬物之神也是故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大極者中也一中渾然萬象具含兩儀四象八卦循次而生非有加於大極因其自生者生之也未有卦爻則吉凶無以定然不有著龜則卦爻無以神其

用故定吉凶於象辭中者。卦之喻人於先事也。定吉凶於營兆時者。卦之示人於當機也。吉凶定而大業生。而要之開物成務。修吉悖凶。實大極之理。網維之。故大極者。吉凶之則。大業之幾也。

是故法象類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聖人用蓍龜以利民。天地四時日月。在其經緯輔相中。是能成理萬物。而具崇高之實也。人之用蓍龜也。但能循法以利用。惟聖人用其神知。以法盡變。故備

物立器以利天下莫大乎聖人。著龜之大，聖人爲之也。於蹟隱深遠中定吉凶，成聲聲無著龜不見聖人心之神，無聖人不盡著龜之神也。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聖人修道立教，而神物之生，變化垂象之示，圖書之出，皆天之畀聖人以道也。天地之變化垂象，假著龜以發明，然圖書皆道，獨著龜稱神物者，圖書前用之體，著龜則其用也。以其能洩圖書之密而妙於用也。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四象既示其變，因繫以辭，而一定之吉凶可斷矣。要為聖人與民同患之功用也。故聖人成能而百姓與能，興神物以前民用，易道之神，聖人之神也。洗心退藏，興神物之本也。言凶成疊疊，盡神物之用也。惟有其本，故能盡其用。蓋神物之興，上因乎天，而下之利乎民，而實宰以大極之理。此理流行於天地為闔闢往來之神，化藏於聖人之心為藏往知來之神，知而著於卜筮為神物之神用。要非聖人有以神之則神物亦枯朽莫靈矣。故神物之神，惟聖人能制而用之也。

右第十一章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順乎天之理故天應信乎人之心故人從人心即天心之徵也信必徵於實故觀其履順非飭於外故核其思內外交養之德也賢者為人望而天所簡也又以尚賢則無事不與天應矣一說尚賢如伊周之輔沖主是盡信順以事賢君故邀天之眷而有成功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聖人因象以示意，象立而聖人之意盡見矣。設卦繫辭，皆以明立象之意也。觀變玩占，則通於事宜以盡其利。鼓舞振作，以盡其神，皆所以盡立象之意也。

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此乾坤即兩儀二畫之體，八卦六十四卦於是乎生。故曰易立其中，蓋不待摩盪因重而始立也。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知形上之道，則不特卦義。凡經綸位育之用，皆形上者運之也。知形下爲器，則不特卦象。凡忠孝仁義，確

著於事爲者皆器也。形上之道，即存乎形下之器。離器不可以求道也。化裁推行，聖人示人以法，即示以神化之妙。形上者事業之本，化裁通變之法，所以運此事業也。道器非有二也。聖人先器而得道，衆人當即器以求道。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物宜典禮，即形上者所寓。立象繫爻，聖人何容心焉。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

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象至蹟也。設卦以極之。爻至動也。繫辭以鼓之。化

裁推行之用。因心而生。與立象之聖人同其神明焉。中心安之。默運焉。而自致成功。中情動然。隱孚焉。而無俟辭說。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即其神而明之也。由於德行之純粹也。夫有神明默成之人。則聖人之意之不盡於言者。無不可見矣。苟不能變通。而執象泥辭。雖瞭然可見者。不可見矣。故曰存乎其人。存乎德行。乾坤為易之緼。聖人立象盡意。無非乾坤二畫為象始。而設卦繫辭。變通鼓舞。因之。蓋惟心涵形上之道。乃發諸形下之器。示人以意。而神明默成。則俟

諸其人、故用易者必修德立行、心體易理、斯能得其
意於不言之表也。

右第十二章